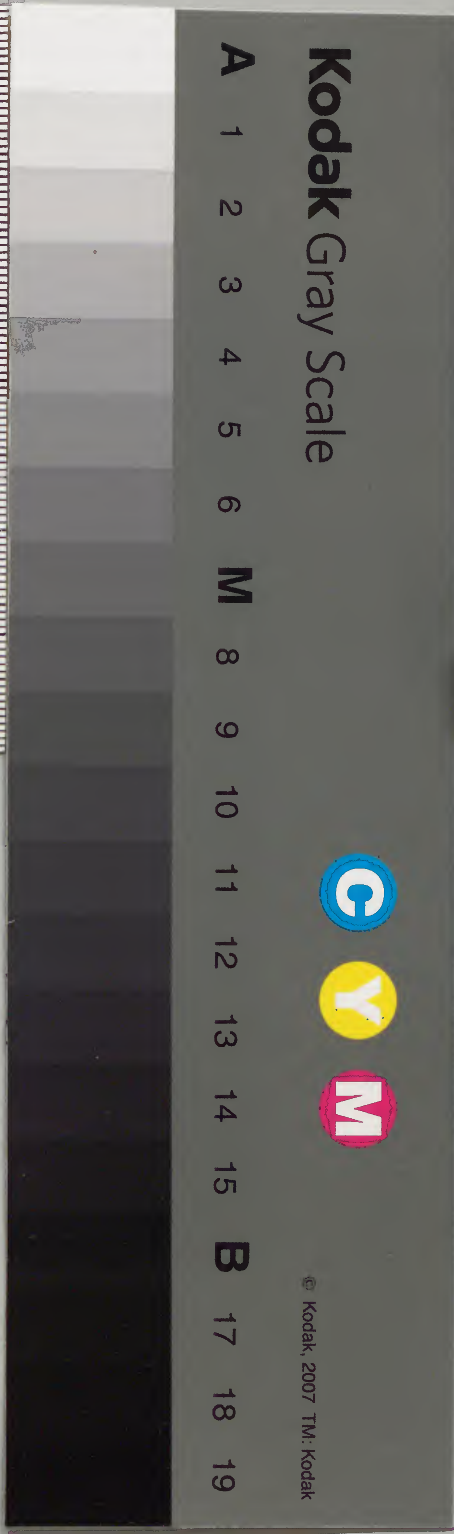


通志史十

			九	漢
			九	書
			四	門
一	八	四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〇九	九	漢
函	九	書
一	四	
二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940
冊數	10	( 9 )
函號	309	179







淺草文庫

文房四友傳畧

筆墨紙硯

文嵩

管城侯

宣城毛元銳字文鋒封為管城侯

松滋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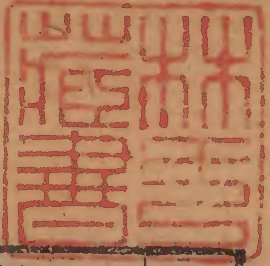
易玄光字慶晦燕人也其先號青松子玄光與南越石虛中為研究雲水之交與宣城毛元銳為文章濡染之友天子重儒封玄光為松滋侯

好時侯

華陰楮知白字守玄亦曰好時侯文館書史

文館書史

卷九





即墨侯

右虛中字居默器宇方圓中心坦然若汪汪萬頃之  
量封即墨侯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玄光華陰楮知  
白皆同出處

葉恒盛傳

松

洪璐

葉恒盛字貞夫系出伏羲氏世居東莞三代前無顯  
者或曰黃帝時有業斲輪者為帝作舟車以濟不通  
未知是否商時居景山者事高宗周末居徂徠者事  
魯僖公俱擅椎材為君柱明堂棟宗廟安於泰山磐  
石天下之民賴其帡幪而功業始弘大嬴秦之世族  
有盛於魯始皇封泰山幸其宅值風雨日休息移時  
以功封大夫命世其爵漢高帝誅秦惡其為秦幸臣  
勒名禁錮以是葉姓皆匿深山窮谷中終漢之世無



所聞晉季有孤生與陶元亮居為隣元亮解印歸日  
撫孤生詩酒盤桓藉以終餘年其後陶隱居亦招葉  
氏拔萃者數人館庭下為貧賤交暇日葉盛或播其  
風聲欣然頷曰君輩可謂善鳴者而假之鳴仁姓遂  
為累世通家吳有十八公者以占夢知書生丁固大  
顯貴後果應人皆神之唐德宗朝崔斯立丞藍田有  
葉姓者日與吟哦韓昌黎為文記之自後知名頗多  
或館常御史為主人或鄰鄭隱居為處士或與李杜  
齊名而播聲翰林或與蘇黃為友而揚英天下皆恒

盛本宗也恒盛先世家蜀父官江南而恒盛生長翰  
黥色多鬚髯器宇恢宏克岐克嶷壯有勁節能腴嗜  
慾故常伸於萬物之上老而蒼顏癯姿挺然不羣常  
自誇曰世之人時乎泰也出而駢肩累足銜其美而  
不知止時乎否也卷而退藏於密老死無所建明是  
皆小人僥倖得志一時者也君子耻之我則負正氣  
挺高標確乎不拔浩乎自守炎寒不二威武不屈將  
與古烈士爭茂蔭素垂不朽名以樹風聲詎終效婦  
人女子備態極妍於陽春和煦之時縮首畏避於風



霜摧剥之日耶噫斯言一出而天下庸劣孱弱之徒  
孰不窺仰昂霄聳壑之精神而奔走駭汗羞赧俯伏  
於下風也哉惜其習隱不仕龍卧空谷如蒼生何聞  
衛人管若虛有直名大庾人白知春美丰度乃請著  
忘年契結歲寒盟時當羣陰用事衆皆屈膝歛容倉  
卒變萎獨三友持守之堅當凜冽猶陽春履危險如  
平地人未嘗見其有悴色若虛遇雪後或折節俯首  
輒笑曰君子固窮而胡為乎然哉若虛遂起以盛德  
自持又見知春雅好粉飾戲之曰吾聞以貌取人失

之子羽吾友果君子者乎抑色莊者乎知春慚遽謝  
曰無傷也前言戲之耳交益固一日有相者見之謂  
人曰葉君材大當晚用上必以之為廟廊鞏洪基於  
億萬斯年第先時不免有戕賊之灾恒盛聞之懼遂  
自韜晦以保貞固云

太史公曰周起師尚父漢迎魯申公非以其老於世  
故曉諳治道爾耶葉恒盛之節無愧二老者而才實  
優之其見用於治世柱石累朝師表百辟非幸也而  
顧使終老山林與草木同朽腐豈直職進人之過亦



有國者之羞歟

入曰樂宗林大嘗與用上必必之為南朝筆其基法  
曰無窮也前言過之再交益固一日成味味良之  
之子即吾文果哉子昔乎時色球昔乎以春樹

管若虛傳

竹

洪璐

管若虛字直節號幽雅君子其先衛人也或曰與齊  
相仲父同出先世有事軒轅者製律呂協月竽以明  
君德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遂為宗廟官專門傳子  
孫經事歷代功成之君若堯大章舜大韶禹大夏湯  
大漢文武清廟之樂皆管氏所調也故王者有事太  
廟必先召之否則衆音殘缺節奏混淆而神人弗和  
矣衛有居淇上者其人美丰姿多德度蚤與武公同  
學切磋琢磨以成有斐之德衛人咏而思之其先又



有同太公釣隱渭川者族至千餘家當時稱其與千  
戶侯等漢有產鄠杜間者名陸海客蔣氏舍下者名  
三徑皆渭川之後風流瀟灑人鮮及之至晉有曰林  
者以放曠鳴江左常從嵇康輩七賢游林弟號此君  
王子猷深重之高風清節至今在人耳目此君歷數  
世至溪居徂徠山薄勢利尚豪邁日設酒榖召李白  
輩六逸士飲白後入翰林薦之朝名顯於唐後有名  
龍者官金陵多材幹遷署鎮江回家丹陽宋尹袁燦  
公餘造宅下與厥子石談論世務遂倚重焉龍孫曰

玉版師少謝塵俗虛心悟禪金山寺號綠筠軒時東  
坡同列噐之叅焉因贈以詩其胄歷宋迄元以迨國  
朝南自閩廣北極幽陵族屬蕃衍若虛性質堅剛姿  
容美盛自始生已有高節心無私曲其質侃侃如也  
初事粉飾既長吟咏風晨月夕有所激即清吟琳瑯  
不已聞者嘆曰洋洋乎盈耳哉此管氏子聲詩也誠  
謂鏗金戛玉而陽春白雪寡和者矣且噐字弘敞襟  
度瀟灑世之避煩熱者必依之蜀人葉恒盛大庾人  
白知春素重其清節求與之交每相遇二人私語曰



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管氏子有之是誠君子也  
吾與若有愧焉若虛聞之益自虛已遜其碩膚恒盛  
嘗曰吾慨天下物直而才者多矣折枉而不才者恒  
保貞固是故椅桐梓漆未嘗成大拱樗櫟桑穀更歲  
月而恒存天耶人耶若虛曰不然物之生固以天而  
遇亦以時碩所養何如耳苟得其養則無物不長失  
其養不伐於斧斤害於牛羊者幾希又烏望其才且  
壽哉今子乃謂不才而壽才而夭豈其然哉竊試評  
之狀貌魁碩挺挺大節天下稱才稱壽者莫如恒盛

神姿清激素有丰采則知春獨擅其才惜玉質易衰  
風韻弗耐壽未易言也如若虛者翠氛可掬清味婉  
如用舍無與於已脩短安于所命所謂天壽不貳者  
吾於二子僅有微長二子服其確論於是交堅金石  
誼保終始是為歲寒三友云

太史公曰自谷風興而交道喪廉藺左杜之後能以  
德交而心孚者誰與管若虛守節君子也得葉恒盛  
白知春為之友彼二人者亦且精白一心以道義相  
要結時愈窮而情愈篤視彼勢利之交朝焉酒食詡



謂強笑語誓以死生夕焉臨小利害反眼不相識落  
井而下石者為何如哉嗚呼使聞三友之風寧不知  
愧也耶

白知春傳

梅

洪瑤

白知春大庾人也初不詳其得姓之由或曰太昊氏  
之世廷臣有貌皙如傅粉者帝呼為白郎遂以為姓  
至商高宗時有善調鼎羹者同傳說為相大著勲業  
天下始重其名自後族類繁衍徧處海內漢末有族  
子居鄧襄間最繁盛曹瞞師過渴甚獲濟歸而勒其  
功於史後世稱之西晉時曰華魁者為江南亭長曰  
遇陸心平于傳舍遂為通使長安故人與薦拜秘書  
省伴讀二世至飛英落魄不拘專事放宕其友薦為



上林內史得入宮禁為劉宋壽陽公主飾粧極奇絕  
宮中爭効慕之梁何遜官揚州與清江盛開者為僚  
宋日共賡吟情誼甚密唐宋璟未相時於從父東川  
官舍見郡人一本性姿素朴儀容古雅請為忘年交  
作文美之其後白九英隨父樂天入翰林與父執元  
稹杜奭輩相友善京師謂之連璧九英女瓊姬父携  
居羅浮擇清名士趙師樵月夜過之遂為婚媾世傳  
為奇遇宋有奇男子同林和靖隱孤山甘淡泊忘勢  
利和靖為句美其行今載集中再傳曰墨始策為吏

除守衡州宣德澤及於民有甘棠之思卒名釋花光  
繪像驚民間奉祀之白有遠族曰秦俗家貧子壯分  
贅楊氏厥類尤蕃生子雖狀貌不類白而氣味相似  
故亦見珎於世其後奕葉相傳後先相望盛衰雖不  
一皆叶管律吹之而鳴國家之盛也知春字孺華衡  
州十世孫生而骨格清癯丰神洒落雖邊幅不甚修  
而天然標格自出風塵之表性慧善推步星數每歲  
天子將頒春曆輒先以消息吐白人間世以其知春  
候故名之為人孤潔不交塵俗惟與蜀人葉恒盛衛



人管若虛為耐久朋嘗曰吾雖不見用於治朝亦當  
魁芳譽於天下但世俗重富貴賤清貧能知吾三人  
者之高致幾人哉一日恒盛若虛問之曰吾聞知者  
不失時勇者不失勢陽德方亨皆爭憐角寵而子若  
不聞逮夫小人立朝衆芳謝而退子頽抗顏獨出此  
由人耶已耶固時耶勢耶曰竊聞有赫赫之譽者發  
必淺無彰彰之名者養必深與其揚金石於鄭衛交  
奏之時孰若援舜琴而獨鳴播德馨於桃李煊妍之  
場孰若蘊蘭芳而獨馮歟是故使避秦皆商山則誰

為漢庭蕭曹不仕隋皆河汾則誰為唐室房杜吾出  
處將是之裁乎當時聞其名者多策杖老跨蹇驢踏  
雪乘興爭先尋訪願接丰采至有取其連枝令奚童  
肩載館之華堂靜室端居禮對閣筆評章不踰日則  
歛容謝而逝矣知春惟林居簡出謝絕紛華日以甘  
酸醞釀成就諸子之德實思以弘先人調鼎之業云  
太史公曰有一代大有為之君必有一代人才為之  
佐是故伊傅興商周召鳴周天之生才非徒然也而  
人君或不能盡用至有稿死岩穴之嘆斯亦命耶白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知春鼎鼐才也歛德不形山林終老可謂不良於遇者矣而香芬遠播成其子以調鼎之德終弘祖業斯又無負於知春也已

姚王本紀

牡丹

李珣

高陽國王諱黃字時重姓姚氏舜八十六代孫也先世居諸馮之姚墟舜子商均出娥皇五傳至中央禪續若干代而王於漢當時有寧令漢社稷安定莽乾坤之功至晉子姓蕃衍富者貴者馨名上苑名園嘗作金谷風流宗派五傳而黃生思本娥皇易皇為黃諱字命名重出也黃為天下正色祖中央也世遠不失故姓者尊重華也黃美丰姿肌體膩潤拔類絕倫遊西京術者相之謂其有一萬八千年富貴楊勉見



而奇之曰此皇王之胄奇種也開元初年薦為先春  
館客上以黃先朝富貴勲舊不敢易之命同遊沉香  
亭時曉日倚闌東風拂翠景色甚可人意上與黃酣  
樂見其豔容浥露檀口呼風愛幸特至命李白賦詩  
美之其詩曰名園國色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  
釋東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又召金臺御史紫  
霞仙官洪狀元佐飲於亭擊羯鼓為樂黃每飲正色  
不迷得元吉風雅其醉而酣變幻萬狀皆絕向時如  
迎背時如訣坼時如語含時如咽時俯而愁如時仰

而悅如時側而跌如而曲之時則折如凡動作中規  
矩都官見之喜者聽之以為喜笑者聽之以為笑語  
者聽之以為語醉者聽之以為醉識者有云豈獨風  
流冠西洛只疑富貴是東皇金臺御史連章上薦以  
為富貴為衆所宗宜膺爵士遂受封為高陽郡公娶  
魏國女紫英相傳魏本丹朱後名紫者從朱也當時  
有姚黃魏紫奕葉重華之讖黃出入禁苑紫車翠葆  
高牙大纛並擬王者安祿山嫉之謂其為婚同姓上  
章極論楊勉以其出已所薦為表申解其畧曰舜克



同祖姚祁異姓不別氏之後示遠厚別之義其孰  
敢踰昧者繆稱姑姪不可以為婚豈知禮制不容以  
義廢此堯所以以二女而觀舜也雖今魏出丹朱與  
姚兄弟分國况數百代以降聖人易姓遺教彰人耳  
目於婚奚尤姚以皇而易黃是固諱名不諱姓魏以  
紫而奪朱本欲易名不易婚祿山一疏雖胡兒假赤  
心之抱實狼子懷野心之奸臣請以其言束之高閣  
上從勉言置不問尋命黃就封之郡久之其民惟戴  
日深共尊黃為高陽國王稱制建元設官屬出警入

蹕國人共稱為花天子冊立紫英為皇后傳國甚遠  
蓋非近世帝王可及云  
賁曰允生而富也貴也天也其久也近也亦天也人  
其能為之耶一欄若干朶踈蹠盡於逸馬之奔率不  
爽邵先生先日之筮噫可微矣王之富貴傳祚良久  
豈非一萬八千年富貴之數天實預為之定耶得之  
不得曰有命而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可為躁急乾沒  
用智役力者之所永龜也



言

竹先生傳 竹 方清

竹先生傳

竹

方清

先生姓竹名幹字子直號清虛居士始祖名鐘黃帝時避蚩尤亂隱居嶰谷帝平涿鹿治定將作咸池之樂訪律呂於群臣伶倫以鐘對帝即命使持節鉞召之鐘甘山谷不肯應召使者肩曳以行詣關猶僵仆不起帝慰諭再四乃就斲制敷宣徵角含嚼羽宮樂大成網緼而群生樂文鳥巢阿端獸遊郊帝奇其功欲封之鐘聞而嘆曰寵利居成功非臣之福况以口舌得官乎乃上疏乞骸骨歸嶰谷帝不允留樂府

黃帝史九卷 竹先生傳一



封其同姓居嶰谷者以萬計鐘卒帝思悼不已蔭其子為湘江侯至有虞舜陟方崩蒼梧野二妃慟哭侯扶持孀疾身深血淚痕不可洗人嘉其忠號班氏二妃卒湘人立廟於江澣曰湘君侯不自安徙淇澳子孫立根盤而固支繁而衍世以清潔自勵耿耿之掄直與冰雪爭衡有猗猗子者文學斐然虛懷待物衡武公托為布衣交武公晚年進德皆其切磋事載國風自是子孫散處四方皆以鐘裔得賜氏不可一一數其尤著者曰山陰氏渭川氏曰毛氏苦氏淡氏

篁氏爆氏箭氏篠氏至晉有林氏渭川所居延蔓千畝人稱萬戶封山陰孤介寡同獨王子猷延之三徑呼以君而不名毛有名楚者好申韓刑名之學嫉惡如仇名紙者受學蔡倫雅好筆墨官秘書著作郎篠之顯者曰竿曰杖竿好漁隱釣磯杖能扶人之顛危國老多賴之後遇煉師授刀圭化為龍曰箭曰矢者有武才能致遠蓋其造詣有的也爆事神荼能以火作霹靂聲驅山魘頗自重今除夕多以楮生代篁淡苦三子者好軒岐術善療風痰渴熱遇病者輒解衣



為劑吐液為湯急於救人如此林生於兩晉間清而不隘和而不流士大夫傾慕之山阮康伶輩競為風流蕩廢禮法日就林觴詠風月林不能拒然屹立溪壑未嘗少亂識者知為節介君子也林數傳而為筠孤高絕俗好空寂之學於潛上人構軒禮之東坡詩云無竹令人俗指筠也竹氏之宗代多聞人如此筠又數傳而生節節生幹是為先生踈暢洒落神采若飛羽儀若鸞鳳頎然而形蒼然而色下實上虛中通外直有君子操拂雲冲霄玉立風塵表翩翩飄飄真

神仙侶也所居或深山窮谷雲溪月徑或困守籬落或飄泊舍宇要之隨寓而安時則臨風而舞掃月而眠意適如也趣向甚正獨好儒者之學率其徒徃從願方子方子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綠食風吸露以為食環繞門牆布列堦下風雪不退雖夜未嘗就寢烟雨中時或垂頭而睡風觸之醒擊節微吟聲入枕畔鏘然可愛惜其本根雖固外面苦被枝葉纏繞每以薦實語之幹能虚心聽受輒作點頭狀與徂徠木公孤山梅生友善一日從容問幹曰梅生木公與



子醜優曰舍英吐華流芳百世吾不如梅生挺然獨  
秀僻立萬仞吾不如木公至於有主則虛秉直不回  
吾於二子亦有微長若乃寧耐歲寒不以盛衰改節  
此吾三人之所以同願屈致軒下合公為四幸堪歲  
寒方子曰梅生有寒酸氣木公自立太峻不免假秦  
封以驕士醜若吾子之清脩高潔虛直洒落勁節凌  
霜終始不易而文采外見清氣韻人今且與子為歲  
寒交他日立玉階寸地隨議二子之任使耳幹不豫  
退乃上書力疏二子材可用推引弗置方子頷之明

日命使往孤山梅生辭曰聞江城有玉笛者欲褫吾  
魄俟少過夏五當往就東閣往徂徠木公辭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方子惡其迂不復召遂專  
與幹為忘形交親好日密神與之遊心與之契友其  
虛外欲不擾也友其節剛勁不搖也友其文斐然可  
觀也友其直經德不回也暇或呼酒對飲携書對讀  
良朋集止必引造幹所與談和答聲響頽影徘徊不  
自知幹之非我也幹亦幸遇知己植其黨類排匠如  
垣屏蔽百邪藩衛斗室方子得以驅掃群寇靜虛自



卷坐鎮天君肌骨如濺秋毫皆幹力也嘗語人曰自  
吾得竹生擺脫許多俗氣真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  
者也又謂幹曰子吾長城耶曰號其居曰竹城云幹  
妻鞭氏有婦德韜晦坤宮人罕見其面貌明年仲春  
生子筭頭角森森進長甚銳幹鍾愛之置膝下不少  
離筭性孝嘗效老萊著斑斕衣以娛幹筭生篁綽有  
祖風然剛勁不足而文采過之識者嘉竹氏之有後  
嗟乎幹古君子也鞭氏之操可以為治容誨淫者訓  
筭孝子也篁以永世不墜其先法皆當書故並書之

論曰幹才可以不器為筭簧鳴治道為汗青紀勳庸  
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此宰相之罪也曠百  
世過一方子豈天遺以相有道特假手於人也耶世  
之好事者得其遺影必置上座把玩自珍而於其身  
乃漠然不之顧况復知其心事耶喜近似而惡其真  
慕形迹而厭夫實用此世俗之積習也高潔之操磨  
世不磨世人之知不知於幹無增減也梅生木公夙  
相友善深有歲寒之義然二子之不遇於方子者亦  
兩如不合耳此適然之數也而幹之推薦汲引不遺



餘力使幹而遂拔茅之志二子調鼎羹而棟明堂矣  
嗚呼世降滋下獯冠結綬之風不可復再有如三子  
亦友道之賢哉

天君本紀 心

尹二文

天君上官氏諱無對號虛靈子先世禪續不可考或  
曰出寅運之世為人皇氏之後父有聖德有識者曰  
聖人後當有仁者出果生君神靈睿智特異流輩遇  
和者曰相君之形腹有勾曲胸有三黑子貴不可言  
嘗自勵曰衆理吾具知覺吾領苟為形後乃獸乃禽  
矣于是自為嚴師學帝王聖賢之道求堯舜精一之  
旨誦湯之盤銘以自新師文之緝熙武之執競以成  
德由是萬善備四德全能起經綸參造化為聖為神



仰不愧天俯不忤人矣未幾上帝降命若曰兆人有身不可無主授間抵隙萬寇斯攻汝其于予治遂尊稱天君居絳宮御華蓋殿下戶牖虛明郭部嚴肅拜中大本為太師和達道為太傅設百官以費金為華蓋殿大學士甘木為護國將軍水順之為水部郎皮汝化為轉運使杜胄為光祿丞侯音為通政使詹月亶為武畧大夫復命穆司明聞人聰孔公息談司言雙守持武尚行列官於外勅之曰朕受天命主宰多方寅亮天工實需尔理茲命汝群臣各恭乃事毋惰

其職以貽朕憂陟明黜幽簡在罔蔽其敬之哉君享玉食嘗失節皮汝化杜胄諫曰人君嗜好不可無節古人蔬食水飲實保安和陛下過於自奉得無損臣等所司乎乃戒侯音自是不得徇欲一日邊報甚急君惶懼失措詹月亶曰臣請當之乃定嘗朝忽自動急趨內殿曰得非吾親有恙乎至則果然中貴有游志任意者頗與大本達道相杓鑿百方熒惑誘君漸喪其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嘗游獵千里之外射鴻鵠顧鴻鴈牧羊牛放雞犬曠日持久昏迷滋甚乃至



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其味朝廷徒有虛位寇盜四起東有牛山西有眸子眊外有凶歲子弟內有多慾之衆相繼攻擾中大本和達道憂曰輔相布列奈何袖視吾君牾亡耶亟帥群臣求君所在乃於深山茅塞處得之方志意二人在側大本叱曰汝志導行汝意蒺繼幾致吾君為槁木死灰汝罪當死麾出天理場將斬之意曰君微我二人公雖下陛無能復君然也乃釋之相與奉君還奏曰陛下尊為天君宰制群動百官承式責任匪輕奈何聽信奸臣志意蠱惑自

舍廣居安宅慢遊無歸大體既失幾罹喪亡臣等為之寒慄無乃臣大本稔惡信如荀子之論故致陛下之罪惡耶臣請就誅君曰卿本自善朕之不善豈卿之罪今藉啓沃洗滌從新矣志意亦叩頭曰臣等敢不凜陛下於善明旦夜氣清明君自悟曰耻不若人皆言之吾向者不思耳今而後知以思為職也思則得之矣大學曰正論語曰從孟子曰盡曰存曰養吾其敢違之哉及見群臣愧甚曰吾辜上帝明命願自剖以示不忠群臣解而止乃下詔曰昔昏今明朕



殊多戾惟汝群工揭孔子四勿之訓取朱氏念敬之  
旨日為朕儆俾作汝主勿為身家之羞仰觀恭己之  
化其以明年為明德元年遣惺惺使按行區內自是  
群寇退聽君亦泰然百職從今日坐太極殿游天理  
館館前有么荷池池旁有田播植穀種田之南有靈  
臺環臺有平正路中大本竊窺君常游衍其間喜曰  
吾曹今有主矣但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可無將順  
之道哉乃作寡欲銘靜定書述范浚之箴入獻於君  
服膺勿失無為而治時號神明天子皆呼萬歲

史臣曰秦穆漢武古稱英辟而中蹶昏惑貽禍幾殆  
徵多盤之誓輪臺之詔其不為萬世笑哉論者謂二  
君學術未明宜其有是而悔悟于晚斯亦可述焉天  
君神耀得道聖學有宗譬惑匪人卒蹈覆轍而明德  
重輝罔譏於後嗚呼慎用舍崇覺悔君乎其永鑑之  
哉



廣記史考

天君本紀

太宗皇帝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墨迹重疊，文字極其模糊，難以辨認。

醉翁端木倚傳

醉翁倚

史致詹

醉翁倚名端木氏系出賜之後賜受業於聖門既有  
成孔子稱之曰汝器也由是子孫率乃祖攸行皆期  
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不欲甘於樗朽而已也時則有  
名儲者博洽群書有名倬者能處置什物有名健者  
能資人燕息皆倚同輩也倚則長首方趾隆背潤身  
素端莊不喜躁動蓋其賦質本木訥近仁而少師公  
輸子資其切磋琢磨之功良多也倚既盡得公輸子  
之巧猶守朴自晦若不文者嘗自嘆曰曲肱而枕之

廣省史

端木倚傳一



樂亦在其中矣世不我知我豈能遷就以求世用哉  
姑亦置諸安處則安以待價而沽耳後齊王聞其名  
以金帛聘之倚乃介使者詣齊見王雪宮拜中常侍  
王於時方為長夜之飲淳于髡進見王問之曰卿量  
幾何髡對曰堂上燭滅主人留客臣於此時量飲一  
石王遂命擊鼓鐘陳尊俎屏去膏炬與髡浩飲倚得  
侍焉夜將半王飲大醉曰枕藉倚而卧斯時也王固  
沉酣倚亦兀然與王相忘傾側展轉惟王所便殆不  
知筋力之為勞也少間王醒撫其手而言曰適甚醉

爾倚實負荷寡人危而持顛而扶爾實有焉爾其為  
醉翁之倚乎於是畧其氏直呼曰醉翁倚自此日見  
寵遇得出入禁闥雖妃嬪諸夫人在御倚亦不離左  
右王少有困倦輒據之而坐不必於盛醉之時為然  
矣然王或視朝問政臨群臣則屏迹不出蓋不欲以  
近侍干外政也且凝重鎮靜不異初進時坐云則坐  
慎所止始終不失尺寸人益器重之故終王之世獲  
安居善地而人無有排之者既而太子嗣王位倚以  
先朝舊臣乞外遷乃除為阿大夫奉祠云倚子甚多



其顯者名交名道皆能世其業有一仕至太師者聲稱籍甚至宋時六一居士守滁其末世孫常從之遊人以其肖祖亦以醉翁倚呼之然實其苗裔非真在齊之倚蓋猶司馬遷冒父號仍以太史氏名也贊曰賜也事債殖故其裔若倚者皆可以債取然器非瑚璉則倚之不及賜也多矣

麴蘖生傳

酒

林金

麴蘖生姓梁氏名旨字美之醉鄉沈酣里人其始祖名清居崑崙黃河源九曲瀨生玄黃帝時為宗廟大禮使以和洽神人功封合歡伯玄生醴蘖爵當帝嚳及堯時累遷中獻大夫醴生醴性頗醇能近世味舜代棄爵遊民間娶麴氏乃自九曲遷居醉鄉生旨旨因自託於母姓號麴蘖生云生少而冲淡善和釀醞藉停蓄雅有醇質及長遊磁州歷周洛鷄火之墟遂變易初性或醇或暴隨物變遷善逢迎人意人見之



輒與共席握手接口談論令人迷亂志慮俱忘饑渴  
晝夜不知休息夏時客儀狄家狄曰薦之於禹得廷  
謁拜伏始畢遂升殿登座隅甘言腴詞稱誦功德鑿  
鑿可徵禹曰是佞人也利口覆邦其在斯乎迺斥絕  
使去并禁民間毋得與相往來儀狄曰以所舉非賢  
疏生既被禁錮無所容乃更姓米氏名釀字曰釀飄  
泊於娼樓客肆之間為人充歌竿實虛卮取媚於醜  
徒淫妓咽喉之末無何禹崩而禁錮解至桀即位迺  
內交於嬖妃妹喜得見桀遂大見寵任封光祿寺上

卿提點良醞署事侍桀為長夜之樂桀竟以是亡國  
後湯建國生聞湯勇知賢聖不敢出復竄身於民間  
至紂時生猶無恙蓋生自始育已服異人神蓼卻老  
方故不死云紂在東宮聞生名及繼世乃使人旁求  
之得諸杜康家遂與飛廉惡來輩同掌國政然二人  
雖寵任但在外朝惟生得出入於妲己之側因相與  
蠱惑紂紂日以無道及武王誓師孟津其告諭諸侯  
之詞有曰淫酗肆虐蓋歸罪於生與妲己云紂亡生  
遁逃去武王作誥頒生之惡于天下生復廢棄至



春秋時生有晉夤緣見平公公欲用之以杜蕢之諫而止後歷秦漢或出或處不甚顯名惟成帝時附麗趙飛燕姊弟僅一見而成帝崩矣自是人始知生為姦迨晉初復流為比舍郎家傭夜與吏部郎畢卓會大相狎愛卓遂引見竹林七賢諸君子目結為死友劉伶稱之為大人先生作頌以媿之事見通鑑生大得諸君子意諸君子晝夜不肯舍生雖居喪非生不在側阮籍輩得罪於名教亦以生西晉風俗竟為之敗厥後五胡亂華懷愍失守議者謂生實尸之卒陷

於石勒勒責之語多不載最後二句曰破敗天下非君而誰曰并王衍見殺然生雖誅死而其子孫益多至今未泯絕云

外史氏曰世多言人君喪身失國及士君子殞族亡家莫不由信任小人與夫昵比淫朋惡德以致烈禍嗟夫盃酌遺流類敗皇極糟粕餘味殄滅彝倫蓋自洪荒以來迤邐浸漬覆轍相踵胡可云紀矣古人一獻百拜良有以也元凶弗替末泥靡綦若麴蘖生者其殆無天道乎不然何生之甚易而絕之甚難也



傾國生傳 色 林金

傾國生傳 色

林金

傾國生者姓姝氏名麗字冶之蓋西施國人其始祖俗傳為蛇身人首與伏羲神農並生未有族氏迤邐至傾國生其世數蓋不可考矣生事歷代君輒遇亡國之禍故人號為傾國生云生少有異質肌態嬌婉美豔絕人稍成童遂見器賞於名公鉅卿年十八舉茂材異等桀時為妹喜郎一意逢迎不立名節桀愛之言聽計從寢處與俱遂導桀以荒淫之事及後南巢之後桀殞國滅而生獨存當湯世生降為僕圉不



復得祿位至紂立復托散宜生以進時文王囚於羑  
里幾見害紂得生乃喜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遂赦  
文王而出之文王耻以生免罪迺作琴操曰臣臯當  
誅兮天子聖明蓋歸德於紂而不欲使人知由生出  
獄也紂得生嬖寵日隆自謂相見之晚拜妲己宮使  
生媚出羣有巧思凡紂所作象箸玉杯之屬及酒  
池肉林皆生倡之紂日昏迷不事事惟生言是聽武  
王曰天下之怨毒乃率八百諸侯於牧野以殲紂懸  
首太白之旗時太公望欲併誅生詭計以免及武

王崩其孫幽王立慕生之名求於有褒得之用以為  
相復相親暱如桀紂時生性不好笑王百端弄之卒  
不笑乃無故舉烽於驪山若寇至之狀徵諸侯兵兵  
至無寇生迺大笑王喜曰得卿一笑勝獲連城之璧  
生好聞裂帛聲王每取內藏繒手裂以悅之太子宜  
臼素不平嘗謂其侪曰他日吾即位當裂生如裂帛  
生聞遂讒廢宜臼及其母申后申侯卒召犬戎弑王  
驪山之下而西周亡時生已亡去入於越王勾踐之  
宮矣越王被棲於會稽生乃進言曰臣在越不能為



越重在吳則越重迺為越行成於吳越用以免生乃  
日誘夫差為淫樂卒為越所吞而重越之言目以為  
信云仲尼嘗曰吾未見好德如好生者也生嘗在衛  
靈公所欲見仲尼仲尼亦欲回而告以君子之道乃  
見之子路大以為醜仲尼至矢言以自明迺已後又  
事漢成帝成帝封為越亭侯號飛燕將軍日說成帝  
以酣飲成帝曰此不壽唐明皇即位聞之曰朝見生  
夕死可矣其子壽王瑁聞而招致之獻諸皇皇大喜  
即拜平章政事六宮都提點生遂與高力士李林甫

表裏擅權恣作威福時安祿山為范陽四鎮節度使  
生曰與交通明皇自得生日迷謬乘亂廢正后殺三  
子擯棄賢相張九齡杖死諫臣周子諒皆以生故安  
祿山反明皇孛生幸蜀駐馬嵬坡下軍士憤怒生導  
淫釀亂不肯行先誅楊國忠以撼生明皇乃命縊生  
於佛堂之側下詔暴其罪狀乃啓行去

外史氏曰曼柔靡媚之態其惑人也易入而難除傾  
國生亦人耳而使歷代人君容悅聽信殞覆相尋而  
靡悟苟非見理明用心剛以道自重以敗自懲者鮮



不甘受蠱而淪胥以溺也傾國生實死於唐由唐而後未嘗無傾國生也在人主之所辨耳士君子毋以生之術佐人主則天下不患不治毋以生之佞自汚則身不患不康傾國生其賢者之鑑也已

孔方生傳

財

林金

孔方生莊山人也姓錢氏名萬貫字積夫其先世銅川人大父名驛與其弟珠當有虞時用窮奇薦見舜說舜以富國之術舜大怒曰是貪黷而自衛者也遂抵壁於莊山之麓錮之投珠於粵海珠曰潛身入海國夷島今其子孫獨一種未甚盛驛既錮於莊山遂依土豪金氏居金氏有女驛通焉生四子曰銅曰銀曰錫曰鉛銅即生之父也生以祖為棄民乃竊金氏之支旁改姓錢氏云生少氣質極剛及長學於段百



鍊先生盡消融去查滓其為人外圓內方接物行已  
流通不滯居鄉鄙能傾身濟人之乏凡貧窮患難不  
能自存者得生與處則無不立效坐致富貴其應如  
神人無長幼皆呼之為兄以其內方故號為乳方兄  
云生曰是善名我乃去舊名自稱為乳方生然生為  
人雖務施亦好積大率厭貧求富每見人家驟消窘  
輒棄去交游達官富人之門以是有志者漸鄙之居  
無何以內侍火者薦於湯為洪爐卿為湯鑄幣於莊  
山之下後以乾沒罪罷去至湯末孫紂立又用崇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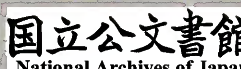
虎薦為鹿臺都大提舉掎克聚斂無所不至紂以為  
能封富國侯食邑鹿臺三萬戶卒致民窮盜起及武  
王伐紂籍其家貲大賚于四海生既家散業亡復派  
民間為守藏奴至秦始皇時又曰李斯趙高以進勸  
始皇行頭會箕歛之法秦曰以亡漢武帝雅欲興利  
生復陰以其術授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徒啓武  
帝以利門立均輸置平準算商車告緡法紛紛制作  
咸出於生及海內虛耗議者皆歸罪於桑孔而不知  
其原實生尸之也東漢末靈帝即位生復為西邸令



甚見親信凡進用公卿百執事皆與之議當時仕宦無大小內外非生莫能自達崔烈為司徒亦曰生以進卒滅炎祚及晉興生復客右散騎石崇家教崇與王愷相尚奢僭致崇族滅崇被收時嘆曰奴輩利吾孔方生耳收者曰知生為禍何不去之崇死後魯褒作孔方論以譏之生不為改自是生無所聞知者久之至唐德宗朝生復用裴延齡舉為鹽鐵都轉運使復稟德宗立瓊林大盈二庫日夜居其中會計饒縮奉天之亂蓋生所致焉歷唐而宋真宗時與契丹會

澶淵宰相寇準欲用兵生謀敘準功乃請身行講和遂與契丹結盟而去自是每歲必奉使而往卒致宋室卑弱金人內侵汴京失守而生之族亦流播夷狄不得盡歸中原云

外史氏曰昔魯先大夫孟獻子有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孔方生敗人家國不可勝計或者聚斂之臣實傳生家法者耶君子不患貧而患不安若生者已無道德行義輔世長民徒竊天地萬民自然之利以歸諸庸君世主卒之害貽諸人而禍收諸已家





族遷播流積戎狄使華夷共罹其術至今貪夫敗類  
奔逐未已可哀也哉

忿戾生傳

集

林金

忿戾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或曰胸堂人或  
曰丹府人世次無所於攷其為人慄悍暴急鴟張恣  
睢與物多牴牾在鄉黨州里武斷獨往不能隨人低  
昂與時卷舒故人皆以忿戾生呼之初甚艱不肯受  
厥後思顧名實相孚乃亦自稱為忿戾生云伏羲之  
末天紀傲擾生依共工麾下共工與蚩尤戰不勝乃  
激怒共工共工遂以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  
得女媧煉石補天滅共工氏曰覓生欲殛之生乃逃



去後當戰國在趙事廉將軍頗時藺相如以完壁及  
澠池之功位頗上生謂人曰廉將軍在趙有百戰功  
相如何人位顧居上曰說頗辱相如頗信之後相如  
覺以禮遜待頗每遇必避去頗曰悔悟遂去生遂謝  
罪相如為深交及秦之末生復從八千子弟從項羽  
渡江入關之後生勸羽擊沛公羽未即行沛公來謝  
飲宴于鴻門生怒甚令項莊拔劍起舞欲於座斫沛  
公賴項伯翼蔽事不就當是時倘令羽卒用生謀沛  
公不免生曰知項羽不已諒潛歸沛公至羽王沛公

於漢中生不平說沛公曰項王宰天下偏王諸將以  
善地王公以險阻盍擊之公將從之賴蕭何諫止語  
見漢書當是時倘令沛公卒聽生言漢幾殆東漢光  
武初興又往事賈復復部曲殺人於潁川寇恂誅之  
生又勸復仇恂恂以計屈復生猶讒不已至光武知  
乃責復斥生得解其事李唐之末牛僧孺李德裕曰  
對策分朋立黨生往來交構互相毀譽勢在牛則輔  
牛折李維州之議權在李則輔李恣行報復之私更  
相傾軋垂四十年而唐亦卒以亡國則生實為之趙



宋中葉從呂陶輩在蘇學士軾門下時軾與程伊川先生議慶弔禮不合生遂倡異論鼓浮說糾率輕誕狂險之徒攻劾伊川卒令伊川東坡各罷去有宋淳厚風俗於茲遂衰至孝宗朝復事兵部侍郎林栗逞其私憾終始勸栗去朱熹立偽學禁錮真儒而生揚揚有德色後莫知所終

外史氏曰昔孟子言能養浩然夫浩然與生或云同出一祖義理之勇壁立萬仞巖巖泰山見大人則藐之蓋亦未嘗不用剛也非禮弗履本原氣象自別終不若生悻悻自好務勝人護己短任意一動死而不厭而卒以不死徃徃壞人德性殄族欺民驕君妬士負是而不反以至於滅亡者不可勝計噫人亦何負於生而生固負人若此哉



急房生傳

淡而不自覺其淡也  
淡而不自覺其淡也  
淡而不自覺其淡也  
淡而不自覺其淡也  
淡而不自覺其淡也  
淡而不自覺其淡也  
淡而不自覺其淡也  
淡而不自覺其淡也  
淡而不自覺其淡也  
淡而不自覺其淡也

清淡先生傳

羅菴萊

高應經

先生羅姓名伯英字陽和上世出蔡仲之後周季國  
亡蔡之孫子自以王者後恥臣列國分布天下雖族  
類蕃蕪然皆隱約原野與農圃老人結無情之交於  
勢利泊如也春秋之間齊魯交惡猶以野無厥族卜  
其無恃為當時貴重尚如此漢初陳平欲薦士間楚  
竟不能致厥族之良唯以惡子弟進故用其諛足以  
亡楚後平掠其功封侯惡子弟卒不顯是以比族益  
務韜晦焉蜀諸葛武侯嘗用其別子蔓菁氏督餉道

唐書史九卷 清室元三厚一



行伍中既策功當進爵以非其好故弗就也先生與  
蔓菁同遠祖生而狃特自殖克邁種德學有根本閒  
居自負其才曰吾進可以備鼎鼐退可以貫丘園進  
退不違乎時吾事畢矣豪貴之家聞先生風采爭設  
大烹以享之先生心事潔白啓口皆可咀嚼故貴人  
不甚相知未嘗厭絕平生唯與學士雅好尤篤凡親  
嗜先生之久者天下事無不可做晚年所養既久中  
益充實雖雜處塵土間物竟莫得而淫自有一種幽  
人潛德風味上自官府下至兒童走卒室婦少女莫

不知有先生然欲用之者非強拔起之則不能致終  
不效毛遂輩沾沾喜自薦也老辣之性與日俱盛尤  
以名為累嘆其不得深根固蒂於下乃學逃名於漆  
園之徒游心物初委順造化深欲秘本根以緒餘啓  
世之不知道者故嘗著論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所惡於言者為其無用也吾言可無用也與哉世殆  
未知吾枝葉之正味矣一夕偶過白水真人舍坐客  
有誚之者附耳話言謂先生今日雖無食肉相壘酸  
氣吾知免耳先生若罔聞知據爐危坐少焉清淡時



出爽氣襲人客不覺前席舉手願與餘瀝以沃渴懷  
先生傾倒肺腑粹然一出於心絕無世俗溷濁之味  
客與接談者皆嘖嘖不容口如入太古室酌玄酒而  
啜太羹相知之晚也乃復相顧而嘆曰先生蓋有道  
之士也清不絕俗淡不累物吾儕久與至人處乃今  
則知之耳圖所以易其名者遂私號曰清淡先生云  
史氏曰余嘗讀蔡仲之命其致戒於德行備矣羅氏  
故蔡後考其學殖近於務本者其言論足以感人豈  
含章時發者非歟余聞古之君子其立德厚其取名

廉安知世之號先生者非其棄餘也耶

余夜坐結幽寮中漸欲困倦命童子取蘿蒿菜  
掇其葉置陶器汲新水而煎之甚有吾家氣味  
遂就燈下作此傳傳成已二鼓忘其體之倦也



艾同世家

蚊烟

楊攀龍

艾子名同字大同燕代間人其先出於艾陵以清苦  
 自植亦雜居蕪穢自汚浚長於水濱故艾葉布滿天  
 下族祖曰炷仁醜而性温壯歲豪以起世羸神農氏  
 采錄品嘗之厥初灼然者命士奴而侍之上其法製  
 迄今與李百藥並行人多親灸焉艾裔產於楚者甚  
 有聞善辟邪每五月五日國人與桃生李生胥命為  
 同門郎離騷所謂戶服盈要即其物也或為虎形謂  
 之艾虎同產第也少長與芻蕘者游捆載入市有以



周易見者筮之遇同人之象曰同人于野亨大名乾  
天也離麗也日也火也草木麗乎土而燭之以天光  
於是乎居士上離九四之象突如其來如無所容也  
且其爻曰伏莽焯焯火中成軍阡陌而群煥焚其奔  
離南方之卦也於時為夏於乾為亨子其行乎文明  
以止明而遇文必克之會劇盜文雷興於陰山沮洳  
之墟昂志而利嘴身輕若絮晝伏夜出天且暑矣日  
將晡矣洶洶呼嘯寔繁有徒蟻潰蜂屯聲勢張王有  
豹足斑者鷲若飛鷹以警跡忌之血人于牙虛往實

來老幼不能安枕卧雖紗籠中人翼羽扇揮却之卧  
龍不得免焉徒指之十不獲一至有祠露筋夫人以  
志其操於是丕鄭父楮大通謂同曰彼紛紛蚋聚特  
貪一餉樂力安能負山吾欲偕子立一代功蓋兵以  
氣為主子屑往吾當助子以火攻之烈氣禱勝直在  
其中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六月薄伐豳群氓猶反  
掌同曰君下采葑菲俾脫頽錐囊待我良不淺暴烈  
日蹈白刃赴猛火罔敢或辭賦雞鳴之卒章文氏子  
方長驅彙進緣撲鼓譟飛揚以肆高低冥迷漫如沙



塵殷成聲乘我中夏闕我房州同傾然長身殆不勝  
衣弛然而卧暗合常山蛇勢夕烽熒熒碧烟一縷盜  
觸其氣焰折壯不支星散無噍類江湖之人安於衽  
席樂睡逮旦同素心灰冷收歛若無蓋蜆骨仙人之  
儔世反以文烟前文樂目之秋風一生諸文棘啄靡  
能毒人同亦遜處高閣嘗自謂焦土火攻正出下策  
曷若彼此兩忘其與民同患而退藏於密也歟論功  
行封同燕國公鄭父下邳侯大通好疇侯皆不拜同  
若有得釋氏吐三篋法者叢脞茅葦以其價廉而工

省也小人閭廬之辟燥濕者競致之同詭姓曰包氏  
同見時清明今兩家子孫皆以熏燎世其業云後有  
木若霏者其上世嘗與竹頭使者並登陶威公之門  
罔市利者率雜人同製然人皆賤之世傳艾子書又  
寓言駕說家非其族云

太史公曰艾氏之先與蕭同祖靈均以草木臭味况  
君子小人今獨楸蘭二氏盛稱他不可得而考矣然  
近世名卿謂凡荃蕙茅苴等安知非周寺人晉小臣  
之逸其名者姓與同皆焰有功而同後出為尤盛易



曰物薄而用可重者此也昔有賦蒼蠅者以文氏公  
 唱交人尤可憎疾唐何諷夢渴賦有謂窓日斜照統  
 髻飛鳴蓋深得其情狀同出而膚受譖懇不行焉民  
 到於今受其賜程將軍一錢不直同待價何啻倍之  
 夏女艾之謀澆楚艾獵之城沂魏鄧艾之入蜀晉謝  
 艾之用安雖若以名立功一時而萬世利惟不遠同  
 艾納雖以糾合諸香見收於譜有語時人或不識之  
 惟同之功名顯達試看凌烟閣何人第一功其同之  
 謂與

睡鄉居士傳

卧室

危恕齋

睡鄉居士姓房氏名晏字夢起蓋古華胥氏之苗裔  
 其國廣袤數萬里昧谷以東幽都以南大槐安國夜  
 郎安息皆其地也周穆王時有偃王者當國卧治徐  
 土而得諸侯是時穆王好遊觴王母於瑤池樂而忘  
 返聞之懼疾馳八駿以歸偃王由是不得志然其支  
 庶世不絕天氏好靜喜養晦不為星星了了在周宮  
 為掌夢在漢世為寢郎女子不事女工好修飾牀第  
 洒掃房室姐已枕紉巫山女薦枕席皆房氏也聞有



賢淑如闕雎之寤寐思賢鷄鳴之儆戒其夫然不多  
得之居士所居曰睡鄉故以為號平生不事事嘗曰  
人生眠食耳飽食甘寢之外非五好也聞恕齋先生  
老懶數求內交先生未之許一日晝困昏昏闇者不  
在遂排闥而入盛誇其鄉風俗之美且曰子不早從  
吾遊是以多病易老吾鄉其上無為其下無營天天  
申申非醉非醒士者輟業弦誦無聲農者息力不耕  
不耘工休其斷商已於行靜居一室神游氣清沉沉  
默默杳杳冥冥舍此不遊塊坐終日得無愧於瑣窓

之蠅乎先生愧謝居士曰吾鄉乃仙境須凝神定心  
閉目少時即到先生如言果到其鄉其士人喜談玄  
釋子樂禪定至於飛潛動植可喜可玩漢苑之眠柳  
謝池之春草太真之海棠莊周之蝴蝶鄭人之蕉鹿  
周詩之熊羆皆在焉其大厦廬室甚然先生問誰氏  
之宅居士命女奴黃姝隨之指其堂曰此孔子夢周  
公曲肱處也指其榻曰此邊韶晝眠右軍坦腹處也  
指其牖曰此淵明北窓也又指其舍曰此南陽卧龍  
廬也恐君足力有限不及盡則請少憩留為後日之



遊居士曰屢邀子不至今幸一至請為長夜之樂以別於是對燭花剪春韭酒名玄酒橘名盧橘柿名烏柿其餘果核不可名數品嚐之大槩黑甜也女奴曰黑崑崙小蒼頭曰烏童相與捧盃歌如夢令以歡客俄而樂作酒酣聲自鼻出如雷聞其聲不見其人先生怪之居士謝曰此趙簡子所謂鈞天九奏謂之華胥也先生矍然曰吾何以當之賦驪駒而及居士醉不能起命坐客陳希夷送之希夷且別執手曰此雖睡鄉寔仙鄉也吾每遊此輒百日忘歸倏來忽去吾

甚為字不取言未既聞怨齋諸生誦宰予晝寢比之朽木糞墻希夷色沮而去

太史公曰余遊天下以鄉名者多矣適道鄉而得道鄉適酒泉而得醉鄉適天水而得白雲鄉獨不聞睡鄉所在曩聞烏有先生為雲夢之遊言其村落落其人熙熙其俗逶迤其舉措靜而無喧勞者役者遊者喜飲酒者入是鄉則解衣免冠百念俱息惟茶禁甚嚴曰是敗吾俗者故陸羽盧仝趙州和尚蔡君謨輩皆削迹其以是與



有筆紙 墨 硯 水注 刀 筆船天游道人姓文字君房者遺落紛糾醺酣騷雅作  
 室教楹於樓雲之塢邈遠居第蕭然自適也或者過  
 而問之曰子之居此久矣比而居拉而遊所與處者  
 誰歟道人曰庭有嘉樹砌有茂草琴清風鏡朗月如  
 斯而已惡乎與處或人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子毋  
 我欺我自知之子有寵姬十二人斯夕起處跬步不  
 離而謂予曰無子其欺予哉子不告我吾將歸語細  
 君告子之妻長忿激姑子其無恐道人乃不得已而

十二姬傳

筆紙 墨 硯 水注 刀 筆船  
劉鴻



告之曰托交形骸之外寄情骨肉之中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吾之所謂姬妾非予之所謂姬妾也雖河東獨狐日與之處將相忘而不厭自餘又得而妬之乎子又何以憐予夫十二人之事他欲代之而不可他之所為者十二人亦不能也十二人各事其事亦不容以互為也請言其始終其一曰管氏字妙龍管故文章家系幽渭川瀟湘之間亦多其支族娶毛氏生姬長喙而銳下精書法善紀錄古今文字初首髮盡白近得友姬妙香以其術治之浸黑然性剛不任頓

挫故香不能竟其術而故態猶若爾也其次曰蔡氏字妙素剡溪人先世有諱倫者以製作名子孫布滿天下姬身體輕便玉色明瑩好着白苧衫子同宮龍管二人尤愛重之暇日龍為之染衣管為之畫眉其記輯聯屬一與管同然卷舒邊幅非所及也其次即龍氏字妙香者遠祖出弘農郡本朝盛於鳳陽徽歛之間而姬之生實在泰和龍文明其父也母烏氏姪姬時誤飲黑水生姬身面如漆而肌肉潤滑頗事粧飾金碧燦爛吾時時臨池上見其徐行芳塵飄揚



煙雲四起訝其非塵世中人行坐好以琴自隨然不聞其鼓也次石氏字妙端本端溪故族曰以名焉先世有封石鄉侯者姬性方整重厚堅確靜專在諸姬中塊然若無為而皆不能不以資焉時好衣白稍或衣紫龍氏與之同寢慶遂與俱化尤平易寬恕管氏日造之叩問疊疊不厭次曰陶氏字妙清本舜之後自大河之濱來徙江南善為龜鹿羊馬之戲嗜飲水雖寒冰滿腹充然若有所得推其餘潤往往以授石氏石氏竟不知氏屢請屢給之傾倒罔靳其賢如此

次曰妙才本古刁子之後性堅利善裁製妙素事為有不解者必資而後行雖痛之不少恕次曰丁氏妙通系出戰國時毛遂之後與刁氏同宗而異派在諸姬中寡少而銛銳穎出蔡氏頗忌之嘗罵曰利口婢不利於我妙通徐出解之曰妹弱且鈍然頗善聰集家事姊性散適無我其何以為助姊謂妹利口姊外曾以屬何人姊何尤焉蔡聞之謹受次妙妍蜀郡人或曰堯子丹朱之後好事服飾緋衣絳裙身不少去然舉止羞澁每一召用則頸汗骸下面色發赤道人



閱其情十一用之則能別白妍醜又大好批點人次  
鍾氏字妙真每與妙素處執妹禮見其飛揚衣袂卷  
卷則又曰吾姊柰何其不靜耶妙素帖服次賈氏妙  
高其先有諱島者好弄筆於詩壇家世氣習如故性  
樸實柔遜自歸道人少與之接管氏每以其長凌架  
之用事之餘至息肩憩足於其身姬無言也次華氏  
字妙方性端直次祝氏字妙蘭善區畫二人每出同  
功祝有所為華氏先為之嚮導詣蔡氏斟酌長短廣  
狹之勢既定祝乃徐起資妙香以行一一為之區別

管氏號鋒銳見其款製密而有方循循不敢少越道  
人每屬酣醉揮掃豪放不樂其匡諫則怒曰柰何真  
男子受制一婦人况一寵乎妙蘭退不敢應則私謂  
其同列曰我以直道事夫子不能委曲將順至此蔡  
氏曰凡祝之所以處我者皆端方正直之事姊無寧  
迫於檢束而讒於主君幸無以為也自是皆服其有  
度於是相與叙坐於文房曰石氏惟汝鄭重有體犯  
而不校澀而不緇恬退若愚未嘗干寵宜位元姬特  
易其字曰善端以別於衆對曰即墨之姿碌碌無補



何以堪此再拜謹辭曰匪色之珍惟德之珍惟汝諧  
次曰蔡汝性坦易在衆中不干預他事柔而有刑汝  
其居右之亞又召鍾曰汝靜以為德鈍以為工位汝  
三以抑躁競又召華氏曰本地之方運坤之直汝德  
惟肖其位四我祝氏起而請曰妾雖不才與華同工  
何位之下曰來汝妙蘭有方之用無方之體其視華  
相去幾何位汝五宮祝遂歛衽而退又召龍氏曰守  
黑於中有如其面位汝六宮以勵忠恪又召陶曰妙  
清守口如瓶量入為出滿而不溢儉慎我母泄我機

事汝位次七又召管曰紀事則核納言類讒默而識  
之如蔡者難位汝八宮以戒饒舌又召朱曰妙妍丹  
頰春融赤心事主位汝九宮豈德之源惟遠色之故  
又召賈氏曰妙高婦儀止止屹然山峙文氏之家政  
無涉焉位汝十宮尤貴於用事者又召刁氏而告之  
曰臨事有截如金如鐵多言如鋒後汝位惟次之十  
一又曰丁銳矣我子之求進也直爾躬人則爾容如  
汝之深刻何如汝之利口何位十之二允若茲汝毋  
後言既而十一人相與羅拜于石氏之前曰妾不敏



家主君之教命敢忘盡心於所事石氏偃伏而答曰  
一室之中同工異曲毋忘毋嫌以介景福諸姬由是  
心孚意契各事迺事而道人頤指氣使無不得志焉  
者一日以告焉有夫人夫人曰泚我石氏之德妾之  
所不如也願一見之遂并諸姬携與俱歸處之終身  
不厭或曰子之所謂姬妾不亦迷子之志亂子之神  
矣乎曰不此不迷不溺不亂遊於文房樂於藝苑是  
何傷哉遂錄以貽好事者

德山木上座傳

捧

釋祖秀

師出於木氏曰以名之其遠祖曰重是為少昊之叔  
有德於民帝嘉之以為勾芒使居窮桑鬱青陽佳自  
是子孫蕃衍凡日月霜露所至必與焉唯窮髮之地  
大瀛之間無有也自重生椿椿以積慶致壽或云以  
八千歲為春其壽可知椿生甘棠美姿容有幹局召  
公倚之聽政士民便之戒以勿翦伐甘棠之子曰嘉  
嘉遷於魯主於季氏晉韓宣子見而譽之嘉生樗樗  
生櫟二子復以厚朴致壽櫟生楠楠生杞俱以美稱



杞生豫章豫章天下奇才也登於廟堂任重不阿上  
喜之進鬱郡公師即豫章公之子也少而喬楚平直  
堅正不與凡品爭高雅有四方之志銅城鍼侯見而  
竒之曰是子挺秀若此其可蒙雜於衆而不自竟乎  
師曰吾祖才德之邵稱於天下余雖荏苒實懼墜厥  
世固敢自敗無為子憂鍼侯喜曰豫章公於是子  
矣郢人玉斧遇而歎曰美哉請早為之所不然難且  
及矣師問其故玉斧曰而君雖任棟梁之寄然於身  
何益哉易大過曰棟撓凶不足以有輔也而君殆撓

矣曷若避世之士哉今子春秋尚富遇楚靈王剝圭  
寵之不過以為鍼秘而已子盛德之後其肯入人之  
手乎不然雖與魯仲尼同載以遊脫逢原壤夷俟必  
命子辱之其甘為人後乎師改容謝曰若是吾將安  
歸玉斧曰余聞桑門有德山者天下之大有道者也  
姑棄而族直而躬緇黔其服鋤去壅腫贅疣余為子  
先從而見之師稟其筮於是往見德山山大悅使立  
於前為說竅上乘未幾忽悟得向上一句隱密全該  
雖七縱八橫了無滯礙即以告德山山曰嘻子正墮



吾掌握中矣自以命師出則偕行坐則並榻凡來參  
德山者必先見師師可之然後入德山室一日晚參  
示衆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  
山使師驗之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德山云汝何處人  
曰新羅人山云未踏船舷時木上座已勘破你你了  
巖頭便禮拜由是全提大用莫敢當鋒所謂把斷要  
津不通凡聖者也時雪峰六在德山曰與巖頭歎曰  
此子不遇德山不能荷擔大事德山不得此子不能  
煅煉學者是子與德山其一體乎既而雪峰宏道於

閩師往見之復於雪峰言下發明自己化爲龍吞却  
乾坤山河大地豁然不現及佛日往見夾山拉師偕  
行比至未升階便問甚處來曰雲居山云即今在甚  
處處曰夾山頂上山云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佛  
日遂上階作禮山問闍黎與甚人同行曰木上座曰  
他何不来相見曰和尚看他有尔山云在甚處處曰  
在堂中山即下堂佛日引師於夾山面前山云莫從  
天台得來否曰非五嶽之所生山云莫從須彌山得  
來否曰月宮亦不逢山云與麼則從得人也曰自己



尚自怨家道人得堪作甚麼山云灰里忽有粒頭爆  
喚維那來安排向明窓下着其後雲門闡化於韶陽  
而整其足倚師尤恭方是雲門眼空寰海每舉宗乘  
定滄訛必以師為準繩嘗示衆曰大用現前不存軌  
則有僧便問如何是大用現前雲門舉師當面曰糶  
迦老子你来也其為當時諸世奉重如此及雲門去  
世師知天下學者不能盡其大用遂潛光匿耀與世  
推移莫有識師者流及末代學者以聲利為懷救於  
浮競至有陷於非道主者必命師以辱之先是師在

德山時與臨濟金剛王齊名厥後有拈拂子豎拳頭  
舉竹篋或者謂即師之異名然其大機之用霹靂喧  
轟為人徹骨徹髓皆莫如師之初云  
贊曰古德有言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公侯將相所能  
為誠哉是言也余觀豫章公之世固榮達矣然側身  
沒事朽蠹以之及其子裂去巾冠躍出牢俗致身青  
雲之上荷擔烈祖之道萬世仰其風采可不謂之大  
丈夫者乎



王諱喝生聲氏世居性海之濱偶事茲徙於劍門幼而孤長有氣岸成人威音王嘗薦之帝堯堯任為諫官於時浩浩懷山襄陵洪水為害堯患之與四岳謀治四岳悚惕不敢仰視雖有未之獻者百官憚王猶雷霆也俄辭爵之崆峒之墟見混元子得長生久視之術自是夷猶海岱世莫得而見之雖春秋左氏所紀聲伯恐亦其族氏耳漢初高帝與項羽爭天下王在齊海聞之喜曰此吾有為時也遂自齊往見羽於

臨濟金剛王傳 喝

釋祖秀

王諱喝生聲氏世居性海之濱偶事茲徙於劍門幼而孤長有氣岸成人威音王嘗薦之帝堯堯任為諫官於時浩浩懷山襄陵洪水為害堯患之與四岳謀治四岳悚惕不敢仰視雖有未之獻者百官憚王猶雷霆也俄辭爵之崆峒之墟見混元子得長生久視之術自是夷猶海岱世莫得而見之雖春秋左氏所紀聲伯恐亦其族氏耳漢初高帝與項羽爭天下王在齊海聞之喜曰此吾有為時也遂自齊往見羽於



關中羽見之而悅之未及官適高帝逼羽羽返旆為  
高帝接戰於廣武高帝使婁將軍挑戰且辱羽羽怒  
甚乃亟用王於是婁煩弓矢不知墮地人馬皆辟易  
是日羽喜劇頽謂王曰天下事稍定吾以夏口處子  
王輒然而笑曰高世之士為人排難釋紛而無所取  
也苟有取焉是商賈之事耳喝不為焉遂拂衣去復  
歸海上厥後霸王不支於漢罹困厄中思欲復用王  
不可得已因歎歔泣下霑襟李唐有天下浮屠教肆  
盛於世自天子公侯靡不崇奉王聞而喜曰吾聞釋

氏禪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可絕無始生死根本於  
是出訪其道遇江西馬大師祖授以向上綱宗立地  
成佛之旨大悅頗覺平昔所用粥飯氣廊如也祖復  
遷之特室以正法眼藏畀之王再拜辭曰是非喝所  
敢當也祖慰勉之會百丈叅馬祖監起拂子丈曰即  
此用離此用祖挂拂子舊處丈擬議祖遽以王用事  
丈震憤三日乃大悟王名聲由此益振於世黃蘗運  
公初見百丈舉前挂拂話次偶及王黃蘗不覺吐舌  
未幾臨濟於大愚言下發明黃蘗大機之用遂忽見



王於是氣增十倍自此臨濟奉王沒事出沒卷舒互  
相顯發如雷如霆四方震駭學者自遠而歸之凡三  
聖興化大覺之流其大機大用皆自王而啓之故當  
時畏懼莫有膺其鋒者目目之曰金剛王寶劍曰踞  
地獅子曰探干影草曰一喝不作一喝用時無位真  
人與王同輔臨濟學者多昵無位真人濟蕪知紹曰  
無位真是甚乾屎橛其後學者乃一意宗王及濟將  
終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曰爭  
敢滅却濟曰向後有人問汝作麼生三聖亟以王為

對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洎濟示  
寂王慨然曰人之云亡吾已矣夫後五百歲必假吾  
以禦葛藤出元天口矣遂不知所終既而泛泛者果  
竊王聲勢用事其邪正真偽竟莫之辨獨其府屬曰  
賓曰主曰照曰用有功於宗門而能世其家云  
賓曰余於無盡藏得異書焉若世所謂金剛圈栗棘  
蒲木上座及王之機緣皆見其始末根緒非是近世  
泛泛語之而不雅馴故特撰次之然春秋左氏談王  
道者也至於神降於葦石言於魏猶詳著之高僧資



寧增修僧傳號稱宏覽博識而王親見馬祖陶鑄百  
丈夾輔黃蘗而建立臨濟之宗全機大用超冠古今  
光明碩大如此而不見錄於傳豈寧輩蔽於俗學障  
無盡藏不見異書不得王之本末而遺之耶

